

名家名著经典作品选

# 路遥文选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铁

责任编辑：铁 山

封面设计：戴铸仁

既然我一直不畏惧迎风而立，那么，我又将面对的孤立或者说将要进行的挑战，就应当视为正常，而不必患得患失，忧心忡忡。应该认识到，任何独立的创造性工作就是一种挑战，不仅对今人，也对古人；那么，在这一豪迈的进程中，就应该敢于建立起一种“无榜样”的意识——这和妄自尊大毫不相干。

——路遥



ISBN 7-80506-966-2



9 787805 069661 >

ISBN 7-80506-966-2 / I · 370

定价：100元（全五册，单册：20元）

名家名著经典作品选(4)

路遥文选

国 宾 主编

---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08号)

激光照排 金穗智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北京市美通印刷厂

责任编辑 铁 山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0 印张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一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500 册

---

ISBN 7-80506-966-2/I·370

定价:20.00 元

名家名著经典作品选

# 路遥文选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名家名著经典作品选

# 路遥文选

主编 国 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 路 遥

## 名人春秋

路遥（1949—1992）陕西省清涧县人，原名王维国。1957年至1961年在农村上小学，后在延川县城上高小、初中。“文革”开始后，和他的同代人一道成为红卫兵的一员，1969年底返乡劳动。在农村教过小学，并加入共产党。1973年入延安大学中文系，三年后毕业，到西安《延河》编辑部任编辑和小说散文组组长。1982年从事专业创作。主要作品结集有《人生》、《惊心动魄的一幕》、《路遥小说选》、《姐姐的爱情》、《平凡的世界》（三部曲）。后者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名列榜首。

《人生》是路遥的代表作。长篇三部曲《平凡的世界》是作者对中国农村城乡作全景式把握的力作。

1992年秋天，路遥正当创作的黄金季节，突患肝硬化逝世，年仅43岁。他的早逝，在文学界和社会上引起震动。年轻的作家像文学天际的一道闪电，将最强烈的生命光彩留给了这个世界。

## 目 录

|                             |       |
|-----------------------------|-------|
| 惊心动魄的一幕 .....               | ( 1 ) |
| 黄叶在秋风中飘落 .....              | (81)  |
| 在困难的日子里 .....               | (179) |
| 人生 .....                    | (246) |
| 早晨从中午开始 (《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 ..... | (424) |

# 惊心动魄的一幕

(一九六七年纪事)

金盆打了，份量还在  
——中国民间格言

—

一九六七年，西北黄土高原这个山区县份和全中国任何地方一样，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摇撼着整个社会。

城镇里一切可以利用的墙壁都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声明、勒令、通令、通辑令以及“红都来电”和“中央首长讲话”；铅印的或油印的传单像雪片一样在街头巷尾飘飞。墨汁、纸张、浆糊如同粮食和菜蔬，成了人们每天生活的必需品。邮路中断，班车停开，商店关门……

有些家庭分裂了；有的父子决裂了。同志可能变为仇敌，冤家说不定成了战友。过去的光荣很可能成为今天的耻辱；今天引以骄傲的，也许正是过去那些不光彩的事。看吧！许多过去有权力和有影响的人物，正戴着纸糊的高帽子，手里敲打着破铁桶或者烂马勺，嘴里嘟囔着自己的“罪行”，正一溜一串地游街哩；而另外一些普通的群众，正站在权力的讲坛上大声演着，号召着，命令着……

乡村里，有的人离开了自己耕种的土地，也被吸引到了革命最激烈的地方——城镇。这些人有的是专门去闹革命的，有的是乘机去做黑市生意的；有的既闹革命，也做黑市生意。那些企图反对这些外流“革命家”和生意人的队干部，不分青红皂白，纷纷被城里来的“点火队”宣布为“假洋鬼子”，一律靠边站了。

社会变得一反常态。可是时令却一如既往：寒露前后，秋风飒飒地吹落了第一批枯黄的树叶。山头上，川道里，一层薄薄的秋庄稼不几天就收割完毕；那斑斑驳驳的大地躺在浅蓝色的天幕下，猛一看，好像瘦了许多……

城市在动荡中……

乡村在动荡中……

全国的运动看来很不平衡。当上海的“一月风暴”刮到这个县的时候，已经到了十月。

本来早已瘫痪了的各级党组织和行政组织，被本县两大派对立的群众组织“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红总）和“红色造反总指挥部”（红指）所属各系统。各单位的战斗队，不费吹灰之力，一天之内就你抢我争地夺了权：把那些权力的象征——钢的或木的，大的或小的图章拿来一封存就行了。然后各自宣布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胜利，分别召开庆祝大会，锣鼓声震天动地，鞭炮的灰白硝烟弥漫了整个县城的上空……

无产阶级自己建立的政权又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下被砸烂了。这当然是史无前例的，同时也叫人多么不可思议！

失去了阶级的统一意志，权力马上出现了真空。现在，一切都处于无政府状态中。

谁是真正的革命派？谁将统辖全县的十三万人口呢？

街道上挤得水泄不通。两派人搅混在一起，唾沫星子乱飞。没明没黑地辩论着：证明自己革命，对方反革命。到处都是讲坛，到处都在进行看唇枪舌战。城市像一个巨大的蜂窝，嗡嗡

整天不断。各处论战的双方都在引经据典，马、恩、列、斯、毛主席、鲁迅的话被整段整段地引用背诵；这些神圣而庄严的经典也可能立刻又被淹没在一片讽刺、挖苦和辱骂声中。一旦嘴这种武器不得力的时候，就开始扛肩膀、动拳头，直到打得鼻子口里血直淌！真理和谬误混杂在一起，舌头和拳头交替着使用，华丽的词藻和骂娘的粗话都能博得欢呼……

而在另外一些地方，比如红总总部所在地人委和红指指挥部所在地县委，总司令。总指挥分别和他们的常委们以及对方骂作“狗头军师”或“黑高参”的智囊人物们，也各自正在没明没黑地开会，以便策划下一步的行动。在他们各自的会议上，拍桌子。攒板凳、摔茶杯，争辩、论战。好说、臭骂……刺耳的声浪把会议室的玻璃窗震得咝咝价响！

两地大门口和围墙周围，站着和走着一些立眉竖眼的人。这些人手里提着棍棒，腰里别着刀子，像御林军守卫着皇宫，神色庄严而骄横。这是两派首脑部门直属的组织，跨行业组成，打人、抄家、给“走资派”上刑都由他们管。红总叫“孙大圣”战斗队；红指叫“千钧棒”战斗队。这些人一般白天睡觉，晚上活动……

而这时，两派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无不围绕着他——县委书记马延雄而进行。

可是，他现在在哪里呢？

## 二

他在县监狱里。

监狱座落在县城南边的城墙根里边，是一排用巨大的石头砌成的窑洞。石头与石头之间浇灌着水泥，显得浑然一体。监狱后边的城墙不知是哪个朝代为军事防御而修建的——因为这里离内

蒙古只有几百里路程，本县县志记载着历史上游牧民族的数次进攻和浩劫。城墙有的地方已经塌陷残缺，上面长满了茂密的蒿草和苦艾。南北两道城墙顺着—座叫牙峰山的山势，蜿蜒向山顶上伸展而去，最后交叉在那里，形成一个夹角。这个夹角里面，就是本县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县主要的物资集散地。夹角的底边是一条流量不大的河流，绕过县城，在南边一百多华里外流入了咆哮的黄河。

监狱四围的高墙同样是用巨大的石头砌成的，石头与石头之间也浇灌着水泥。墙外有一座哨楼；哨楼高出围墙，在上面可以俯视整个监狱的院坝。现在，那上面站着一些穿“红卫”服的人，手里提着棍棒，替换了原来持枪值勤的解放军。

由于形势紧张，本县所有的在押犯人都—个月—前被解押走了。随即，红总便控制了这个地方，将县委书记马延雄押在这里。

他现在住在这座监狱最中间的一孔窑洞里。

深秋的阳光透过窗上铁栅栏的空隙，在土地上印下—些长方形的亮块。他，过去的县委书记，今天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正背抄着胳膊，在这亮光和暗影织成的图案上来回走着。

他走着，脚步是匆忙的，像他平时在乡村的山路上样，似乎有许多急事要他赶紧去办。

这样走着，他有时竟忘了折转身，便—头撞在了石头墙上。这时，他猛地抬起头来，—双眯缝着的眼睛长久而迷惑地望着这墙壁，好像是在梦中被惊醒—样。随后，那两片没有血色的嘴唇便剧烈地哆嗦起来，想要说什么——不，是想要喊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什么也喊不出来。

他这样站上许久，轻轻地叹—口气，然后退回到炕边，拉起那件破棉袄裹住干瘦的身板；坐在了炉台上。

他从这破棉袄的—个破洞里，取出—张折叠成小方块的纸片

和半截铅笔来。然后小心地展开这纸片，拿那半截铅笔在上面勾划起来。

地上的阳光移到了他那多时没剃没洗、像毡片子一样的头发上了；又从这毡片子一样的头发上移到墙壁上了……而地连动也不曾动一下。那张瘦削的，像白蜡一样的脸久久地对着那张小纸片在出神。

这是一张油印的本县地图。

他所有的书籍和笔记本都被抄收了，只藏下了这张小小的地图。它是他生活的伴侣，是他精神的依托。

当他打开这张地图时，全县的山川河流便一起涌到了他的眼前。那标着村庄山寨的小黑点，在他的眼里也立刻都变成了具体的村庄和山寨：这个村是个什么模样，谁家的窑洞挨着谁家的窑洞；大队饲养室在哪里，机房在哪里……他都能清晰地看得见。一张张亲切的面子，同时也都向他涌现而来，公社书记，大队书记，生产队长，都向他围拢过来了。他和他们谈心；和他们谋划坝在什么地方打，水库在什么地方修；他拿他的短烟锅和他们的旱烟锅对火，一边互相吹、吸，一边翻起眼皮瞧着对方的眼睛……

多少日子了，当他渴望田野的时候，他就在这张小小的纸片上闻到了泥土的气息和庄稼的味道；当他思念那些弯腰驼背的农民朋友时，他就在这张小小的纸片上看见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啊，这亲爱的地图！

他出生在这块土地上。十岁失去双亲后，就在这土地上给地主拦羊了。后来，他和庄稼人一齐起来打倒了他们的东家，从此便开始了漫长的革命生涯。他从乡文书、乡长、区游击队指导员。区长，一直到走上县委书记的岗位，永远处于紧张的战斗生活的风暴中。可是，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这是祖国的一块宝地。他爱它，并不仅仅因为他出生在这里。在过去火热的

战斗岁月里，多少革命的领袖人物都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现在的十五个公社中，毛主席、周总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转战时期，就先后走过十二个公社的地方！二十多年来，他发誓要把这个地方的工作做好，以不负这块光荣的土地。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的岁月里，他在这块土地上流过不知多少汗水，也流过血：身上有三个枪疤，一块刀伤；而右脚上的那个小指头是前年修水电站时被大石头锋利的棱边剁掉的。他承认他犯过不少的错误，他想起这些错误就痛心疾首！尤其是在今天，他不愿意多想自己曾做过什么好事，他经常想自己那些做错了的事，并时时刻刻想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来弥补这些错误给革命造成的损失。但是，现在他一切都被剥夺了：他既没有为革命创造功绩的权利，也没有弥补自己错误的机会。他被宣布为“三反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你是不是反党呢？是不是反革命呢？”他在心灵里为自己设立“党的监察委员会”来不断审查自己。

“不，我没有反党！我把党像母亲一样看待，我怎能反她？我有错误，但我二十多年来都是跟党一心一意闹革命的呀！……”他向心中的那个“党的监察委员会”喃喃地念叨着。他不灰心。他相信党不会丢弃他的，他跟党二十多年了。他相信有一天，党会对他说：你是党的好同志，你继续为党努力工作吧！

每当这时，希望的光芒便照亮了他的心灵。他想：为了将来，不管眼下情况如何困难，都要千方百计地工作。将来还要建设呀！还要修水库呀！还要好好办农业呀！现在农民的生活还很苦，他发誓在他闭上眼睛前，要看见全县农民碗里的黑疙瘩换成黄疙瘩（玉米面馍）和白疙瘩（白面馍）。

每天，除过挨打和被审讯外，所有的时间，他都是在这张县民政局油印的地图上做未来的规划，从全县农、林、牧、副、渔的布局，一直到中草药的种植。有时候，遇到了难题，他就在这

囚室的土地上心急火燎地踱步，直到头碰到墙壁上为止……

有了坚强的信念和明确的目标，人就能变得冷静。此刻，说实话，他留恋过去火热的战斗生活，同时寄希望于将来，但也决不准准备回避现实！此刻，别人因为是造反派而感到骄傲，而他，因为自己是共产党员而感到光荣。让他们说他死不改悔。顽固不化吧！顽固不化就顽固不化，他要顽固不化到底；他准备为这付出代价，哪怕是生命的代价！

此刻，你看他坐在炉台上，披着那件破烂的棉袄，半截铅笔在那张揉皱的地图上指点着，勾划着，嘴里喃喃地念叨着，就像他以往坐在办公室里工作一样，紧张而又安详。

突然，外面监狱大门上的铁锁“吭唧”一声，使他从沉思中惊醒。他很快将地图和铅笔塞进棉袄的破洞里，然后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胳膊腿，神色坦然，像做完了一件事，又准备去做另外一件事。

### 三

门开了。囚室里先后进来了两个人。

先进来的四十多岁，胖、高、黑，一副络腮胡子从两鬓角一直延伸到衣领里边。他大脑袋上的头发毛楂楂的，像团起来的刺猬。眼睛不知喝了酒还是熬了夜，红得要淌出血来。整个形像使人马上想到神庙里的凶煞。他叫金国龙，是“孙大圣”的队长。文化革命前，他曾是县百货公司的采购员，因贪污和盗窃商品物资被判刑五年，前年才刑满释放。当年他的案子是马延雄一手抓的。不用说，前犯人对现犯人的仇恨是刻骨的。

后进来的那个只有二十岁左右，长相和金国龙正好相反：瘦、矮、白。两人在一起，就好像凶煞旁边立着个庙童。这小子很漂亮的一双大眼睛里却有两股凶狠的光。残酷的表情似乎和他

的长相很不协调，但这种生理的美和神态的丑硬是统一在这张脸上了。他叫周小全，县高中六七级学生，运动初期造反，被工作组打成了“反革命”。以后批资反路线，他就唯造反是命了，天不怕，地不伯，红总专门把他选出来当了“孙大圣”的副队长。中学的工作组是县委派出的，由此他认为县委书记比反革命还反革命！

红总让这两个人来看管马延雄，是再合适不过了。他们对他不会心慈手软的。

这两个人每天都要来审问和折磨他。今天又例行地来了，这种审问有时根本没有内容，也不一定每次都是他们的总司令和政委指示的。他们纯粹是为了折磨他。像抽烟和喝酒一样，打人成了他们的嗜好和癖性。

“走！咱们再去拾掇拾掇那个老家伙去！”金国龙每天都要这样招呼一声他的“副统帅”，口气像是饭后招呼一个人和他一同去散步。

现在，这两个一高一矮的凶神恶煞站在马延雄面前，龇牙咧嘴地看着他。

金国龙歪着他的刺猬脑袋，开言道：“呸！你这个老东西！坏东西！前几天我倒忘了给你说啦，你晓得不？老子当年坐禁闭正好也就在这个号舍里！哈哈……”他笑得肚皮一拱一拱的，“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那个“呀”的颤音很快变成了咬牙切齿。笑容一敛，他换上一脸杀气，肥大的右手一把揪住马延雄的领口，狠劲摇扯着这个瘦弱的身躯，嚎叫开了：“你给老子平反！平反！平不平？”随即就狠劲地打了马延雄几个耳光。

“平不平反？”金国龙继续吼叫。

马延雄喘息着，眼光掠过金国龙的刺猬头，透过铁窗的空隙，望着窗外那一小块高远的蓝天和蓝天上浮动着的白云片儿，

缓缓他说：“这话，你问过不知多少次了。我也回答过不知多少次了。如果你认为有必要，我可以再告诉你一次：从我的嘴里永远不会说出给你平反的话。你犯罪是事实，党和政府判你的刑没有判错。”

金国龙鬓角的血管像两条蛆蚓在急骤地蠕动着，红眼睛瞪得像两盏灯笼：“你们这是什么党？什么政府？”

“共产党！人民政府！”

拳头打在了他的胸脯上，两肋下！

这时候，“庙童”上来把凶煞推开来点，两手叉腰站在马延雄面前了，他牙齿咬着嘴唇，凶狠的脸扭得皱巴巴的。他的声音慢、低、狠，吐出来的字像扔出来的石头：“那么，你这个党和政府，为什么把我这个革命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呢？说！”

马延雄抬起头来，两道温和的目光落在这张年青而蛮横的脸上。他恨不起来这张脸。尽管他把他打得皮开肉绽，他从内心里不记恨他。他和他的儿子一般大小！他诚恳他说：“小全，我个人不能代表党，也不能代表人民的政府，我是为党和人民工作的一个普通人。可是我没把党和人民交给我的工作作好，把你打成反革命是完全错误的。把你们这些小将打成了反革命，我对党和人民犯了罪。你什么时候叫我检查，我就什么时候检查……”

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连一声的打鼾声，周小全吃了一惊，赶忙转头向炕上看去：只见金国龙四肢大展，已经舒服地躺在土炕上睡着了。这是一个真正的魔鬼！

“老金！老金！”周小全走过去，一只手在金国龙肥囊囊的胸脯上狠狠揉搓了几下。

金国龙停止了打鼾，睁开两只红眼，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坐起来了。

周小全讥讽他说：“哈呀，这倒像是回到你家里了！老金，你在这土炕上睡了五年还没睡够吧？”

“放你妈的屁!”睡了一两分钟的金国龙精神却来了,“咚”地跳下炕,两条胳膊向空中一举,伸了个懒腰,一身的骨关节发出咯巴巴的响声;然后扭过头,瞪了一眼站在地上的马延雄。

这个挨打的人脸上被手掌攒下的红印子已经褪了,又恢复了蜡白,一绺毡片一样的头发紧贴在额前。

“走吧。听见你打鼾,我也瞌睡了。”周小全对金国龙说。

“走?”金国龙对周小全瞪起血红的眼睛:“今几个就这样便宜他呀?”他扭转刺猬脑袋,两只手几下就把马延雄的上衣扯扒下来。

任何一个人,如果他还有点心肝的话,看见这个脊背都会难过的:这瘦弱的脊背,从肩胛到勒裤带的地方,已经没有一块正常的皮肉了。有的地方结着干痂,干痂的四周流着粘黄的脓液;有的地方一片乌青,像冻紫茄子的颜色一样。那些红色的斑痕是不久前留下的,破裂的地方正渗着血。肩窝和下腰部有两个地方的肌肉萎缩成坑状——这是四七年胡宗南匪兵留下的枪伤;大腿上也还有这样一个坑和一绽刀痕。

金国龙对周小全头一摆,然后自己先跨出了门槛。周小全莫名其妙地跟他出去了。

不一会,金国龙从外边的院坝里抱回来一块几十斤重的石炭,把这块毛楂楂的石炭搬到马延雄身后,然后狠劲地压在了他干疮百瘦的脊背上。

马延雄惨叫一声,趴倒在了地上。

似乎有一丝人性的光影在周小全蛮性的脸上闪了一下。他看了看石炭压着的马延雄,犹豫了一下,对金国龙说:“这样会把他弄死的,是不是……”

“你他妈的在走资派面前卖好?段司令还说你小子造反精神强哩!强个屁!”金国龙呵斥着周小全,吼叫道:“走!”

两个人“啪”地关上房门,扬长而去了。